

來自恐懼的深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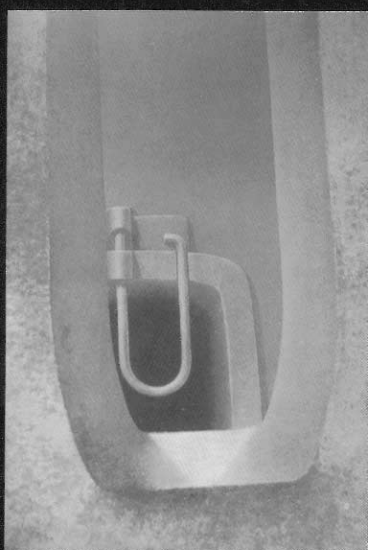
—以精神分析學的觀點談瑞士畫家蓋格(HR Giger, 1940-)

From the Abyss of Fear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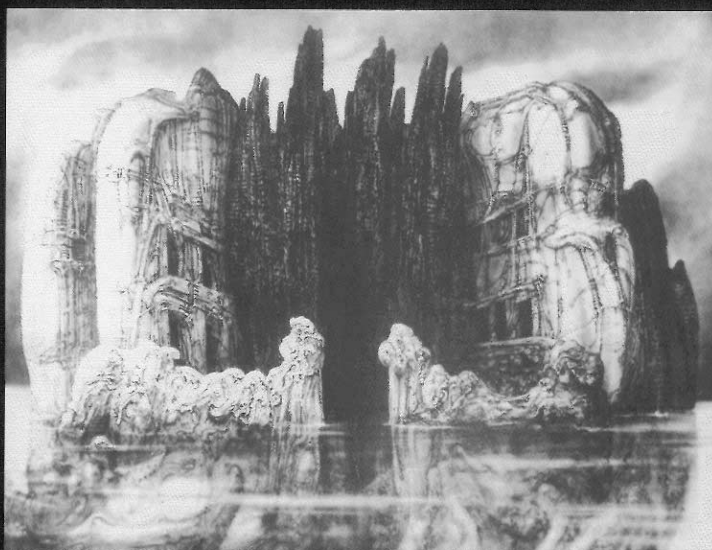
- A Psychoanalysis Interpretation of Swiss Painter HR Giger(1940-)

曾肅良 Su-liang TSENG

英國萊斯特大學博物館學博士



通道No.4(*passage IV*)
油畫 100×80cm 1969



蓋格此作深受恩斯特畫作「沈默的眼睛」的影響。
(*Hommage à Böcklin* 100×140cm 1977)

前言

曾經風靡全球的電影「異形 (Alien)」，影片裏的垂著口涎、低聲吼叫、深藏在陰暗濕冷的角落的怪物，它那迅捷無比、來去如風的身影，邪惡的長相與狡猾而殘酷的吃人手法，掀起了一陣陣的驚悚狂潮，至今仍深深烙印在許多人的腦海裏。那隻長相詭異的怪獸「異形」，就是由瑞士畫家蓋格一手設計，他的創作曾經將恐怖電影推向結合科技與想像的新巔峰。

蓋格的繪畫以恐怖為號召，畫面上予人充滿不安、憂懼與冷酷的感覺。他的畫作帶著強烈的原始風味，在科技為背景下，一覽無遺地顯示人性的深處：他撕裂被禮教束縛的表象，引領我們去感受潛藏在人類內心的，帶著獸性與野性的生物本能。透過驚悚的畫面，他帶領我們重新審視人類的本質，更預示著人類社會的未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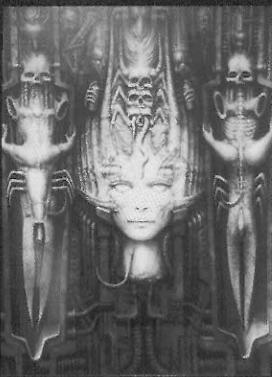
他的作品是如此詭異，超越我們所認知的現象世界，一如窗外英格蘭陰晴不定的天空，我的書房似乎也因而變得晦暗、陰森而神秘，彷彿有著一頭不可見的怪獸，正蹲伏在角落裏窺視……。閱讀著蓋格的繪畫與自白，在追溯其內在世界的演變的過程中，建構他繪畫的因素，似乎正一個個逐漸地，從沈澱的底層浮現出來。



撒旦 (Satan) 壓克力顏料
紙本/木版 100×70cm 1977



鏡像 (Mirror Image)
壓克力作品 100×70cm 1977



蓋格以其女友Li為模特兒所繪
製的壓克力作品
200×140cm 1974

揭開表象下的另一面真實

綜觀蓋格的繪畫觀念是架構在生物社會學 (Sociobiology) 之上，多元、複雜、相生相剋的生態圈，給予他超越的眼光看待著宇宙的種種生命型態，在「大宇宙觀」的生命體系裏，即使是像高級的靈長類動物的人類，也不過是像蟲蟻一般，披著甲殼的生物罷了。深藏在人類社會秩序化、禮教化表象之下的是獸性、冷血、殘酷、貪婪等等的本質，因此象徵血腥、痛苦、折磨與性愛的場面不斷穿梭在他的作品裏。人類生命在蓋格的作品裏，像是一堆堆湧動的蟲蟻，是生生不息、湧動不歇到令人厭惡、驚恐的地步。生命的誕生，不過像是一群群的蟲蛹，或是一堆堆器官，在不斷分泌的黏稠的液體裏蠕動、滑行與脈動罷了。

蓋格的繪畫是宇宙生命圖像的縮影，此一理念也給予他無限寬廣的想像空間，來創造來自異星球或另一時空的各種生命形體，充斥在它作品的各種異化生物，不光是意圖激發人類對更高級外來生命統治的恐懼，同時他的作品暗喻著在人類社會裏充滿各種因為生存而產生的鬥爭、生殖、繁衍等生物性本能的競爭，他的焦點更擺在怪異、殘缺與恐懼的描寫，他試圖將美學帶到一種「超人類」與「生物性」反省的境域裏。

異化的焦慮與孤寂

哲學家龐德 (Evva Pound) 曾說：「藝術家是他同胞的觸鬚」，蓋格特殊的成長背景與獨特的人格特質，使得他可以感知現象界的另外一面，在他筆下所探索著的是人類社會與人性的異化，是人類內心複雜世界的視象化，他將自己光怪陸離的，像夢境般支離破碎的原始心靈結構，攤開在我們的眼前。事實上，「異形」就是一隻深藏在我們潛意識裏的巨獸，他象徵著現代人類的靈魂，已經被充滿著龐大的生物性本能所主宰，人類的自然形體正在被快速的科技發展，像是機械、整容、塑造、器官移植與基因複製等等，取代而「物化」，而生命進行的型態正被一點一滴「異化」而「孤立化」，成為像是「異形」般地，孤獨冷漠地生活在幽暗濕冷角落裏苟活的生物，現代人不過像是存在主義作家法蘭茲·卡夫卡 (Franz Kafka, 1883-1924)，在其小說「蛻變」裏所描寫的那位變成一條大蟲的推銷員，頂著蟲般的身軀，卻失去與其他人溝通的管道。生命變得如此虛幻與虛無，現代人的焦慮與孤寂，在社會的演進下更為明顯，為生存而扭鬥成為唯一的真實，源源不絕的物慾與拼命的生殖活動 (性慾)，成為現代人生命的主要目標。



生物性機制的景象
(*Biomechanoid Landscape*)
壓克力作品 200×400cm 1976



梅格斯－聖經馬太福音中所記載的東方三博士之一 (*The Magus*)
壓克力作品 200×140cm 1975



生命的保存 (*Preserve life*)
135×15×150cm 1986

義的影響，其中蓋格延伸了比利時的超現實主義畫家馬格利特(Magritte, 1898-1967)肉體傷痛之描寫，其中以殘破的人類肢體的描寫，受到馬格利特的影響相當明顯。蓋格曾經在自白中說道，自一九六六年起，他受到一系列夢魘的干擾，在無數次的夢裡，他從一扇打開的窗戶，看見各種殘破的軀體，沐浴在蒼白的黃光裡，促使他不斷創作出一系列命名為「*Shafts*」的作品，破碎的殘肢或骷髏，飛行或走動在陰暗的巷道裡，一直到他完成此一系列作品，干擾他的夢魘才告終止。日後他更以尖刺貫穿肉體、與銳利的刀鋒等等視覺語彙，大幅度地加強了觀眾對肉體痛感的聯想，蓋格也承襲了馬格利特喜歡用影片，來發揮其創作力的喜好，在其大半生的創作生涯裡，他都熱衷於將作品與影片的拍攝結合。在一九八〇年的電影「異形」的風潮裡，更使他獲得「最佳視覺效果」的奧斯卡金像獎，自此平步青雲。

蓋格似乎也吸收了德國的超現實主義畫家馬克思·恩斯特 (Max Ernst, 1891-1976)的影響，許多象徵魔鬼的帶角人物出現在其畫中，似乎受到他的啟發；而在蓋格一九七七年的兩件壓克力作品，所描繪像機械結構般的島嶼，從色調和構圖來分析，則明顯脫胎於馬克思·恩斯特的畫作「沉默的眼睛」。但是蓋格似乎大膽地賦予其作品更大的強度，作品裡性愛、殘

忍、痛苦、邪惡與恐懼的意味，要較此兩位超現實主義畫家更為強烈。

結論：來自深處的恐懼

若說藝術家是扮演著「集體人 (Collective man)」的角色，蓋格的作品表達了來自不僅是他個人，同時也是人類全體心靈深處的恐懼，一種來自潛意識的、無法避免地、可怕的憂慮與預見。二十世紀末以來，科技文明所產生的社會與自然環境的迅速變化現象，人口的增長的問題與複製人、器官移植等等引起對倫理與道德的衝擊，日益氾濫的世界末日預言，以及來自外太空更高級生命型態宰制人類的可能性，在在引起有識之士的關注。複製人的風潮與環境的惡化，將使得繁衍變成一種「生物性」與「社會性」的雙重罪惡，畸胎、變種與棄嬰，將使新生命的誕生，不再是一種喜悅，而是一種痛苦的開始。

蓋格的作品一方面忠實地表現出他自己的「異化」，相較於昔日的社會，以其個人肉慾與物質慾望日漸升高的內心世界，來折射出整體人類社會的步向「異化」的趨勢；另一方面，或許，他也預見了未來的世界會是魔族橫行的社會，他的繪畫呈現著來自魔界的衆生相，昔日神聖的信仰將成為玩弄取笑的對



蓋格為英國歌手Debbie Harry所繪製的歌唱封套。

象，下一個世代的「發球權」將掌控在惡魔手裡。■



生物性機轉的輪迴 (Biomechanic Metempsychosis)
壓克力作品 70×100cm 1980



風景No.14 (Landscape XIV)
壓克力作品 70×100cm 1973